

三门峡的春

□陈鹏飞

端坐在河边的休憩长椅上，岸边的柳树已是盈盈翠绿，河里觅食的鹭鸟和水鸭时而飞跃，时而洄游，勤劳的蜜蜂在桃花杏花樱花西府海棠花树和榆叶梅的花骨朵上翩翩起舞，发出嗡嗡的声音。微风吹来，落下的花瓣飘落在涧河清波里，远处黄河对岸山西平陆山涧里时不时传来声声布谷的叫声。听着这叫声，我想起了远在灵宝的函谷关，那个当年老子出关的地方，片片的植被嫩芽已被染绿，那些花枝芬芳的树梢头，霎时惊起了跳跃的喜鹊和麻雀。

碧绿碧绿的天鹅湖里的水纹日渐温暖柔软，湖边的油菜黄花已经伸展了枝丫，吐蕊开放，在这里，目之所及不同的摄影爱好者支起三脚架，却总会被柳莺抢了镜头，这些“金腰小娘子”最晓得哪株山桃花开得正好，哪枝蜡梅开得芳香浓艳，哪里的迎春花领首摇曳，它会扑棱棱抖落掉两三点羽毛，正巧跌在湖边拿着风筝人的视线里。

沉睡在地下的虢国车马坑青铜器也“醒”了，铜锈斑驳的器物之间，不知何时钻出几茎婆婆纳，淡紫花瓣上还沾着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往碗里盛，那是对美味的渴望，更是对一份特殊记忆的追寻。

在豫西山地的中铝中州矿业，春天总是来得格外热烈。漫山遍野的绿意，像一场盛大的狂欢，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土地，也唤醒了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味道。段村矿食堂的打饭窗口，那盘蒸白蒿，宛如一道时光的门，将我拉回往昔岁月。看到它的瞬间，大家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往碗里盛，那是对美味的渴望，更是对一份特殊记忆的追寻。

这段村矿食堂的打饭窗口，那盘蒸白蒿，宛如一道时光的门，将我拉回往昔岁月。看到它的瞬间，大家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往碗里盛，那是对美味的渴望，更是对一份特殊记忆的追寻。

说起白蒿，那可是春日野菜里的明星。常言“二月里茵陈三月里蒿”，阴历二月，是它最美味也最具价值的时候，不仅口感鲜嫩，而且是护肝的食疗佳品。它偏爱沟

说到三门峡，陕州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地方。午后的阳光暖暖的，于是，我就来到了宝轮寺塔前，站在宝轮寺塔下拍手，石阶上荡开的“咯哇咕哇”声惊起那群休憩的山雀。这座被作家二月河先生称作“蛤蟆塔”的唐代回音建筑，曾在那个逃学少年的耳中，是比夫子训诫更清越的钟声。砖缝里钻出的青蒿青绿茁壮，山边的茵陈，还有蒲公英花为这里增加了春色。春天来了，这个时节，是孩童们玩耍的好季节，我思索着，恍若看到了当年那个揣着弹弓、兜里鼓鼓囊囊塞着石子的凌解放，正贴着斑驳塔身猫着腰蹑足潜行，瞄准了远处树上落下的那些小虫和斑鸠，嗖的一声，弹弓包里飞出去的石头，准头差了些，把落下的鸟都赶走了，却一无所获。

陕州羊角山沟壑里的酸枣林依然悬在黄河崖畔，只是再无人需要屏息等待顽童从险处退回。几十年前，那个总令母亲揪心的男孩凌解放，后来在其写的自传里把这里的酸枣比作红玛瑙，说它们“甜里裹着黄河泥沙的涩，像极了人生的初味”。如今春阳穿过虬曲枝干刺芽，将光斑洒在黄土层层的梯田上，田埂旁的这些酸枣树上挂的干果倒真像是撒落了一地的玛瑙。在这里放羊的老汉拾起几颗冻干的果实含在嘴里咀嚼了半天，吐出

春日的野菜

□王绵民

沿、路边或是果树林子，那带着细微白茸的叶面，在春风里轻轻摇曳，像是在召唤着有心人。

从采集到端上餐桌，白蒿经历了诸多环节，每一步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挖回来的白蒿，要细细地择，去除干叶。若是蒸着吃，还得把根去掉。这一去一回之间，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美味的执着。淘洗的过程，就像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反复冲洗，洗净野外带来的粉尘，留下最纯粹的本味。洗净后晾干水分，泡茶便阴干，做蒸菜则开启另一番工序。

把控好水分的白蒿，与少许食用油相融，再倒入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面粉，用手轻轻搅拌，每一片叶子都均匀地裹上面粉，像是披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加入调料，那是为这场美味之旅注入灵魂。蒸馍锅里水烧开，热气腾腾，将拌好面粉的白蒿摊在衬有蒸馍布的算子上，盖上锅盖，等待的过程满是期待。

十分钟后，关火。打开锅盖，那股带着山野气息的清

核，眯眼望向对岸山西平陆山上的那片油菜花田，那里正盛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

陕州地坑院里的灶台升起了袅袅炊烟，黄河岸边的河水传来了声响，千年古城与春天新发的荠菜、茅芽、辛夷花依旧在共享同一片阳光。也恰如二月河先生在散文随笔《随性随缘》里写的：“陕州的沙土既埋着周天子的车辙，也养得活凌家小子的野性。”当年躲在小楼抽烟烫腕的作家不会想到，他用来提神的烟草条终将融入了时空和光阴中。三门峡的春光，春景，春风都融入了黄河边的白云间，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沿着黄河步道在翻阅《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不同读者，身上沾着比柳絮更轻盈的书香。

转了一圈，我踩着塑木廊道，还有那颗巍巍的天桥，看着黄河里、涧河里的水湍湍东流，这个时节，这个季节，把“天鹅之城”的春信都收尽了我的眼底。站在陕州的山上眺望四方，特别是三门峡大坝遥远的地方，暖暖的春意即刻涌上了心头，引起了我浓浓的诗意，随即一首《春意》绝句便诵口而出：崤山新绿又一年，黄河岸边鸟翩翩。虽是过客行路人，不尽劳菲在人间。用这首诗来呈现我这次的三门峡之行，我想肯定是最美的一次春行。

香瞬间弥漫开来。把蒸好的白蒿倒进盆里，用筷子挑散，此时，它既可以凉拌，清爽可口；也能炒着吃，香味四溢。

看着食堂里的蒸白蒿，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那时，每到春天，母亲总会带着我去挖野菜，手把手教我辨认白蒿，教我如何采摘，如何制作。后来母亲不在了，妻子接过母亲的手艺，延续着这熟悉的味道。慢慢地，我也学会了这一道道工序，在独自一人时，也能摸索着做上一份蒸菜，回味童年，回味母亲的温暖。

如今，家人们都去了外地，独自在家中的我，能在这矿山的食堂里，再次品尝到蒸白蒿，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冲破了时空的阻隔。它让我想起故乡的田野，想起母亲慈祥的笑容，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温馨场景。这春日的野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心灵深处的慰藉，是故乡永远割舍不下的味道，在每一个春天，温柔地提醒着我，家，从未走远。

怀念和母亲生活的日子

□郝建让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年头了。我很怀念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那些时候，不管多忙，我都想快点回到母亲身边，争取和她多待一会儿。不论有多少烦心事，只要和母亲在一起，自然都会很快淡忘。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已经八十岁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在我们兄弟三家轮流居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母亲九十一岁离世。母亲常常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闭目养神。她住过的房间，我和我爱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称呼叫“妈妈那个屋”。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在心灵深处牢牢地刻下了一个永久性的记忆硬盘，那就是把“和母亲一起生活的那些点滴浪花”永久保存，而且我还会经常打开不断回味。因为它记载着我和母亲的幸福与欢乐，也有我的自责和愧疚，它们让我终生难忘。

母亲最得意的事。我爱人坚持二十余年为她洗澡、洗脚和修剪指甲，脚指甲。我爱人每次都是主动作为，面对母亲早年劳疾留下的变形脚趾和严重脚气，她会非常认真细致地修剪上药。母亲多次对邻居朋友说过，儿媳妇为她做的事，让她既满意又骄傲。

我最喜欢做的“小动作”。没有特殊情况，我坚持每天晚饭后半小时给母亲抓背挠痒、背部按摩。母亲年岁已高，这套动作下来，不但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浑身舒坦。而我只有每天把这些动作做完，心里才会踏实。有时母亲看我工作忙怕我累一再推脱，但是我坚持坚持做完。

我最珍惜的时刻。每逢周末是保姆休息的时间，这个时候也是我倍感珍贵的时刻。这个时间段，我一定要和母亲睡在一起，时刻操心她的起居休息。睡觉时，她总要帮我盖一下被子，每次还要叮嘱我夜里记着向她靠拢小心不要掉到床下。直到现在，我依然还能体会到睡在母亲身边的感觉真好。

带母亲外出最快乐。遇到适宜的季节好的天气，我们都尽可能多带母亲做些户外活动，曾推着轮椅带她多次游览过公园，观赏过月季、牡丹等，还带她去拜访过大妗、看望过大表姐。每次外出，母亲都非常开心，我都会拍下一组组活动照片，让她反复欣赏，这种喜悦会持续很长时间。

为母亲最后一次过生日。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很早就开始准备，几乎是举家动员全员参与，节目表演与寿宴相连，三家都有创作，节目精彩纷呈。小侄子是主持

人，先是大哥带领儿女、女婿上台表演三句半，句句都是心里话，句句都把母亲夸。接着是我爱人朗诵散文“妈妈真的老了”，以和亲人对话的方式，呼吁大家进一步重视母亲的身心健康，更加用心呵护好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我动情演唱了一首母亲最爱听的歌“拉住妈妈的手”。最后三弟朗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那天我们还专门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幸福的照片目前已成为我们全家永远怀念母亲的一个念想。

愧对母亲的失误。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母亲是因为胃疾去世的，在我家时已经出现了苗头。当时，我和三弟沟通情况后，又通过一个医生朋友上门诊治，很快消除了母亲的病症，于是，我也就放弃了让母亲住院检查的想法。之后，母亲回到大哥哥家居住，胃病旧疾复发。由于病情严重，做完手术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有强烈的愧疚感和负罪感。

和母亲在一起还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每次回忆起往事都是一种幸福。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但是每次怀念和她一起生活的日子，仿佛她老人家还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过。

叨着旱烟袋直咂嘴：“这牛前世准是花匠转世。”我却觉得，这或许是牛眼里汪着的泪，酿成了蝴蝶醉饮的蜜。

还有一次，我在上学路上顺手采摘一些花蜜味极浓的野花攥在手中，引来一群蝴蝶跟着我时跑时停。最后，我将这群蝴蝶引到学校。那天，当我进教室上课时，引来的蝴蝶就在教室里外乱舞，弄得老师因不能上课而大为恼火。慌乱中，我只得赶快跑出教室，飞奔到学校外的一口池塘边，脱了衣服忙不迭地洗衣洗头，直到洗去所有的花粉味后，蝴蝶才一只只飞入田野。虽然这场小小的闹剧让我受到任课教师的一顿批评，但我对蝴蝶的情感却日益加深了。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童年的一切都成了心中遥远的梦。加之城市里水泥森林般的建筑群山般耸起，昔日辽远的天空变得越来越逼仄，故乡的那群蝴蝶早已挥着美丽的翅膀离我远远而去。不过，每当回首前尘感叹人生的艰难时，我还是会深情怀念那远去的蝴蝶，忽然明白，那些年自己追逐的何止是蝴蝶，分明是遗憾岁月里不肯熄灭的斑斓念想。是它们永远翩跹在记忆的阡陌间，将一个个灰暗的日子点染成流动的锦缎，并永远停驻在这一行行刚刚码好的文字中间。



梦幻紫藤

□鲍安顺

春光明媚，紫藤开花，藤蔓虬龙般交错，叶子和花朵，密匝匝的，煞是迷人，一片生机盎然。可是有一年入秋，我去植物园时，奇怪地看见了紫藤花影，开得扑朔迷离。当时听人说，由于气候变化，紫藤有时在夏末秋初，也会再度开花。

我想，秋风萧萧中，紫藤叶迎风而舞，那即将凋零的花，比不上四月的繁花如潮，却有着秋花的幽雅，开得若即若离。我少年时，第一次看见四月的紫藤花，心潮澎湃，心驰神往，热烈地爱上了紫藤花。后来，我听了那首《紫藤花》歌，更加喜爱紫藤花了，那歌中唱到的紫藤花，缠绕摇曳，炫目纷繁，那垂坠般的花絮，多么像神秘的旋转木马，浪漫迷人，风生水起。

紫藤是一种梦幻植物，它浓荫如盖，花潮如海，枝虬形美。那紫藤，常见品种，开紫色花，温馨迷人。可是，还有开玫瑰红的“红藤”，开白色花的“银藤”，开黄斑花的“斑藤”，那些紫藤让人喜爱，有“三美之誉”，就是风华绝代的容貌美，生动情趣的枝蔓美，紫花虬枝的造型美。紫藤花，有食用和药用功能，丰富多彩，有紫藤萝饼、紫藤糕、紫藤粥、炸紫藤鱼等。从紫藤花中提炼制成的香油，能解毒，也能止吐泻。紫藤籽，虽含微毒，但是可治筋骨痛，风痹痛，还可治疗蛲虫病。紫藤皮，也可杀虫止痛，祛风通络，堪称良药。

诗仙李白写的《紫藤树》诗云：“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流美人。”这是对紫藤的梦幻描写，风情浪漫，典雅生姿，让我感受到紫藤的清香素雅，兰心蕙质。我去苏州拙政园时，看见了一棵老紫藤，它是享誉“诗书画三绝大师”的文徵明，亲手所植。我当时听人说，文徵明酷爱紫藤，几近花痴，写有描述紫藤的诗句：“藤花紫萼茸，藤叶青扶疏……先柔后为害，有似谗佞徒。附著君权势，君迷不肯诛。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奇邪坏人室，夫惑不能除……愿以藤为诫，铭之于座隅。”在诗人的眼里，那紫藤花，成了“攀附阿谀”之徒，让人唾弃，如同妖女。可见，当年的白居易，借紫藤托物言志，抒写情怀，可见在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清晰明朗，又是何等的愤世嫉俗。是呀，紫藤是梦幻植物，它的花如梦，枝叶如梦，美丽如梦，却被文人墨客所争议，怀疑它的风范品性，真是耐人寻味呀！

典籍里的石刻公园

□田荣

关于石刻文化，我走访过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唐诗峡，那里的石刻很壮观，但来到湖滨区沿黄生态廊道的石刻公园，还是被震撼了，里面的石刻如林，诗词比比皆是；比唐诗峡还壮观，堪称典籍里的石刻公园。春春时节，春风如书，几个文友相约，前往石刻公园欣赏跨越千年的诗词。

石刻公园是唐风宋韵石刻艺术集中展现地。唐诗宋词，名家名作，无不印在脑海里，站在风中，仿佛诗人们踏着牧野的草露而来，正趁着晨曦，匆匆赶路。铮铮铁骨般的诗人倾注心血，创作出的诗歌是中华文化宫殿里的灿烂瑰宝。

公园之路，绿茵团团，郁郁葱葱。此时有细风徐徐，轻柔袭来，好不惬意。此景是否就是晏殊笔下的“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的春景图呢？此时春景最大的看点就是石刻文化，参差百态的石林之间，绿草如茵，绿树亭亭，在明媚的阳光下，万物勃发春深绿染，苍茫石林奇峰峙峙。人在石间行，如在画中游。原来，“落尽海棠飞尽絮，因天气初长”的意境，居然隐藏在春园里，绿荫间。

我和同伴徜徉在石刻林中，屏气凝神。“窗含落日残花满，门锁闲云古木深。”“西望飞花千树暗，东来芳蕊一番新。”千古流传的美文佳句，镌刻在形色各异的石头上，我们走进了古诗词的王国。没走多远，发现一块高大精



远去的蝴蝶

□王新立

一个人可以选择在哪儿死，但却不能选择在哪儿生。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别无选择地降生在豫南平原那个极为平常的小乡村，这注定了我的少年时代缺少喧闹与华丽。

待我初谙世事，不论是在田野里割草，还是孤独地走在上学路上，我总是习惯一个人立于田埂路畔，看露水在草尖打转，听大自然中鸟兽虫鱼的对话，不自觉中感受生之美丽和存在之自由。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想起那片自天边翩然而至的蝴蝶。那是流动在我周遭的鲜活的美丽花瓣，永远向我传达着令人振奋的炫目之美……

我七八岁时，因为家庭生活的困顿，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为了帮助家里挣工分，我常常一个人要跑很远的路，给生产队饲养室里的耕牛割草。七月的日头毒得能晒化鸣蝉，我蹲在一片深绿色的庄稼地里，顺着一条碧绿的垄沟，肆意地挥舞着镰刀，将一丛丛鲜嫩的青草收入宽大的柳条筐中。就在我扯起汗津津的衣襟去擦小脸上的汗珠时，忽见两片绛紫色的花瓣从空中飘落。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只交叠着的凤尾蝶在翩翩起舞，两对扇动的翅膀像绸缎被面一样，在阳光里蒸腾出微蓝的光晕。见此情景，压抑不住的童心促使我立即放下手中的镰刀，学着小姑娘簪花的模样，从庄稼地里采摘一

些花蜜较多的野花编成花环，插在我身边的草丛上。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见一群群蝴蝶不约而同地飞来，纷纷静栖到花朵上汲蜜，让人分辨不出哪些是花瓣，哪些是蝶翼。我采摘的花枝也悄然间全变了模样，变成了更大一个个色彩斑斓的花环。特别是花环上那几朵野菊散发的苦涩混着蒲公英的香味，竟引得十来只粉蝶围着我上下打转。最胆大的那只停在我翘起的食指上，触须轻颤如占卦的蓍草。我屏住呼吸数它翅上的银斑，却见草叶间又钻出一只青凤蝶。它翩然飞舞着，引领我一步步向前追赶着。那脚步虽然踉跄，但它却成为我人生的原初脚步，伴随我坚定地走向未来的多雨人生。

进入小学读书后，因路途遥远，我常常一个人上坡下坡，常感到寂寞与恐惧。于是，我总会折几枝杨树或柳树的枝条攥在手里，权当驱赶寂寞的铃铛。说来也怪，每当这时，总会飞来一些粉蝶，偏要追着上下翻动的枝条飞舞。有时，它们还会落在我瘦削的肩头上，成为绣在我粗布衫上一枚活生生的补丁。最难忘那个漫天飘满槐花香的晌午，我在牛棚里帮助爷爷铡草，忽见一团金斑蝶围着老黄牛打转。牛尾巴甩得愈急，蝶群舞得愈欢，最后竟在牛角尖上叠成一朵颤巍巍的金盘菊。爷爷

伏牛

题字：邵玉铮

